

城市笔记

悬崖书屋的灯

文/李晓

入夜的城市,成了银河里的街市,一湖碧水灯影摇曳,宛如眼波流转。清凉的江风吹拂到后山,又从空中盘旋直下,降临到这个草木葳蕤的幽静小院。院内柔和灯光下,来自城市的夜读者们在院内四周随意而坐,侧靠于书橱下墙边、埋头于室外小桌柔和灯光下,他们打开一本书安静地阅读,这是属于城市夜读者的一处精神岛屿。

这个书屋建于陡峭悬崖之上,故名悬崖书屋。

女子碧涓,身着手工缝制的粗布衣衫,披着绿藻似的长发,她是悬崖书屋的主人。此时正在书屋旁边案台上为夜读者们煮咖啡、泡山泉茶。书香、茶香、咖啡香、草木香的交融,是夜读者们陶醉于此的美妙享受。

碧涓近期阅读一本叫做《你一年的8760小时》的书。这本书被这里的夜读者们也反复摩挲过,书里表达着这样的意思:一年四季路途遥远,充满了阴晴雨雪,我们慢慢学会了把滴答时间的有限金币,投在了最重要的信箱里。但一年里的8760个小时,生命多半还是会平平常常度过,也有悄然溜走的时间,或许因为总是在同样的信箱里不停投币又不停赶路貌似平庸着。最后,时间交出了满意或不满意的答案,但我们每一个人,都可以做自己时间的管理师。

在夜晚悬崖书屋的温润光晕里,碧涓告诉我她自己许多个8760小时的故事。

碧涓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以后,先后在故乡城市与几个外地城市开创出了自己畅达的文创事业之路。

碧涓说,她喜欢听风的方向。这风的方向,其实一直在内心田园里吹啊吹。

去年秋天,碧涓再次回到了故乡城市。这一次,碧涓要真正安顿自己的身心了。

根植于心的爱好,碧涓就喜欢两种:读书,喝茶。读书是涵养生命,喝茶是润泽心灵。

碧涓感到,网络时代,阅读大多被碎片化了。当她看到大街上、车站里、商场中的手机低头族们,心里突然焦虑起来。有一次碧涓回到乡下老家,看到夕阳西沉中一个老人躺

在藤椅上痴痴地看一本名著,她被这一幕深深触动了。

碧涓坚定了她要去城市郊外后山开一间书屋的想法。书屋的灯光,也是夜读者们精神的明灯。

今年春天,碧涓在兜兜转转中相遇了这个叫枣子岩的地方,那是城市后山一处杂草疯长中几乎废弃的红砖农房。

碧涓很快和那户农家谈妥了廉价的房租。于是,收拾一个小院的行动开始了。收拾一个小院,其实也是收拾一种生活。

挽起袖子,镰刀飞舞,除掉杂草;挽上裤腿,锄头落地,松软泥土,种上百合花、绣球花、菖蒲、月季、玫瑰、芭蕉等绿植;把部分歪斜墙体推倒重来,其余的夯实、加固;内外墙面适当粉刷,贴上过去年代的宣传画,收来山里石磨、石磙等老农具。小院槐树下有几把躺椅,平时躺在上面打个盹,世界就是自己的了。核心打造的悬崖书屋,更弥漫着手工的温度:纯木书橱、桌椅板凳、竹编窗帘,木香竹香漫漫。

悬崖书屋在春夜里亮起了灯。从书屋眺望,是城市灯火,是一条大江成平湖的闪闪发光……

夜读者们纷纷来到城市后山的悬崖书屋,阅读,品茶,还有手磨咖啡,农家小菜。

一个城里产后的妈妈,感觉自己有些轻微抑郁了,连续几天晚上全家来到悬崖书屋,阅读之余,她给半岁大的婴孩哼唱山里民歌,婴孩睫毛闪动,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发出星星之光。年轻妈妈的心,温柔涌动,爱意绵绵。

一个中年男人在城里的月圆之夜,正准备入睡前,他从窗口望出去,天上一轮皎皎明月,他突然感到明月之夜有些虚度了,于是驱车来到悬崖书屋,望一会儿蓝汪汪天上的明月,再到书屋里看一会儿书,尔后回到城里,进入一个安然的梦乡。

还有不少在城市夜里惊醒、望着天花板煎熬着等待天光开启的人,相遇在这悬崖书屋的光晕里,治愈了失眠的毛病,更治愈了焦虑的心,散开了如墨汁一样被浸染的灰色情绪。

碧涓说,悬崖书屋的灯,会一直亮着,它为与书有缘、与山野晚集的有缘人亮着。



往事情怀

清音独远

文/晓禾

上世纪八十年代某个漆黑的冬夜,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正在匆匆赶路。当行至呼伦贝尔路郊区政府对面的小广场时,突然一个急刹,停下了车子,然后站在电线杆旁边,点燃一根烟,静静地等待着什么……

此时,在距离他头顶数尺之上的大喇叭里传出了让人无比心安的声音:“各位听众,现在是《空中书场》节目,请大家继续收听由陈青远播讲的评书《大隋唐》。”“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来到北平府想免打100杀威棒装病……”听到熟悉的东北腔,骑车人露出满足的笑容。

这是当年呼和浩特城一道独特的风景,深深烙印在居住在郊区广播局附近的居民心中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夜生活和娱乐几乎为零,听评书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道精神宵夜。每晚7点半,千家万户的人们都守在收音机旁边,边吃饭边听评书,其满足感犹如小资享受下午茶中的甜点,绅士夜宴中凭栏独品一杯红酒,文艺青年在细雨后冲完热水澡后轻啜品茗……

吃饭和听书如同肉身和精神同时享受双重按摩,妙不可言。

会说书的人不少,但是在我心中最牛的还是陈青远。论情节设置和可听性以及传奇色彩,在家传评书中只有袁阔成的《神州擂》可以相比。同样是说隋唐,陈青远的书中加了很多传奇性很强的情节,每次结束的时候都会设置一个悬念,勾人心魄,让人欲罢不能。在人物设置上,陈青远的书中是四猛十三杰十八条好汉,在好汉中,秦琼排名第16位,尉迟恭排名第17位,单雄信排名第18位,这样比较合理。四猛第一是罗士信,而且兵器也是锤,能和李元霸一换一。

陈青远对姜家枪的讲述更技高一筹。姜维老爷子的五虎断门枪一共108路,罗毅只学了72路,所以传给罗成的也只有72路,后来罗成遇到罗松和罗唤之时被秒虐,就连第5条好汉伍云召也白给,在四明山被小罗唤几枪挑飞了甲胄。

当年没有网络,对陈青远是哪里人不清楚,只能听出他是东北口音,语速很快,而且经常“压堂”。说评书这么干是很讨喜的,因为能多听一些内容。在半个小时最后,老爷子爆语如珠,非常急切地说完最后几句,让人非常担心他超时影响下一个节目。

老爷子说书有绝活,学马蹄声很像,不次于一些口技演员。在秦琼卖马里,王伯当和秦琼换马,把黄骠马换给了秦二哥,然后离去,马蹄声远去的声音久久回荡,响在耳边,这都出自陈青远之口。

陈青远学傻子说话也很有味道。他一讲李元霸嗓音就变了,憨傻可爱,却又不失心计。

几年前,终于查到老爷子的简介,陈青远(1923~1988),评书大家,中国评书“帅派”艺术创始人。

当年网上传言的是,老爷子去世后不久,家中又失了火,他录音的磁带全都付之一炬,辽宁电台也没存货,所讲评书成了绝响,让人心痛。可是近两年网上终有有心人找到了老爷子的音频内容,《曹家将》在网上就能听。闻听此事,似有庆幸瞎子阿炳流传下一盘《二泉映月》一样激动的心情。

听说老爷子的名字是后改的,以前不叫陈青远,但是我总认为他应该叫陈清远,因为钟嵘诗品里有“人代冥灭 清音独远”之说,在评书界,老爷子绝对是一骑绝尘,清音独远。